



黑色太阳



■ *Heise Taiyang*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42

■ 弟弟出卖了自己，
去做午夜牛郎——“鸭”。
她也无法承受这一切，
心中难过而自责…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42

黑色
太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色太阳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—5059—3249—7

I. 黑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99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3249—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4.20 元)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

严沁——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以至种种世间情。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，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. 梦中缠绵 | 26. 晨 星 |
| 2. 爱神的影子 | 27. 雪在流 |
| 3. 让我飘过 | 28. 逝 |
| 4. 不归路 | 29. 夜 露 |
| 5. 夜是温柔 | 30. 簾卷西风 |
| 6. 孤 浪 | 31. 该不该让他知道 |
| 7. 情在深时 | 32. 今生若比永恒长 |
| 8. 水 云 | 33. 斯人独憔悴 |
| 9. 沙峇玫瑰 | 34. 灯影之外 |
| 10. 流水不再浪漫 | 35. 故人风雨 |
| 11. 悠然此心 | 36. 风里百合 |
| 12. 轻舟激浪 | 37. 无 怨 |
| 13. 云外千峰 | 38. 绿色山庄 |
| 14. 茫茫路 | 39. 无歌的幽谷 |
| 15. 千帆尽处 | 40. 静听寂寞 |
| 16. 殒 星 | 41. 最后的温柔 |
| 17. 冬 绿 | 42. 黑色太阳 |
| 18. 桑 园 | 43. 凝香泉 |
| 19. 菩 提 | 44. 浪里滔滔 |
| 20. 心 影 | 45. 光年中的一瞬 |
| 21. 草 浪 | 46. 世纪末的故事 |
| 22. 常在心头 | 47. 当你沉睡时 |
| 23. 烟波千里 | 48. 如果她不知道 |
| 24. 摘 星 | 49. 拥抱寂寞 |
| 25. 缘 起 | 50.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|

目 录

第一章	太阳星辰	1
第二章	山雨欲来	63
第三章	春雨绵绵	140
第四章	黑色狂飙	197
第五章	雨后阳光	260

第一章 太阳星辰

旧青山道。

急骤的都市发展计划脚步早已踩遍了这里每一处土地，高楼大厦与市区不相上下。

惟独临海的最远处的山坡上，遗世独立般的有一幢古旧的别墅依然屹立。不知发展商是否动过它的脑筋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上百年来它就在那儿，冷眼望着山下的新建楼宇和公路上来往的车辆，漠然不动。

一辆黑色的大型美国房车冲出公路，在私家路上绕一个大弯，停在古旧别墅前。

三个大汉推着一个黑衣人在门前搥玲。良久，才传来慢吞吞的脚步声。门开处，一个相貌俊美，绝对可媲美明星的年轻男人站在那儿，一副吊儿郎当、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“林律师？”黑衣人问，口气恭敬有礼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年轻男人带着不屑的口吻。

“请通传，黑龙想见他。”黑衣人忍着气。

“黑龙。”年轻男人摇摇晃晃走进，口中喃喃念

着。“好像电影里的江湖人物。”

过了一阵，一个和年轻男人极相似却冷峻严肃得多的男人迎出来，像刀锋般的眼光掠过黑龙脸上。

“进来。”他的声音低沉有力。“我是林乐山。”

三个大汉默默地守在黑龙身后。一丝表情也没有。林乐山把他们安置在古老的客厅中。

“林律师，我来求救。”黑龙躬身行礼。

“什么事？”林乐山毫不意外。

“我的一宗案件没有律师肯接，警方想钉死我，我已无路可走。

乐山冷冷地盯着他望。

“我不想死，而且——我是冤枉的。”

“我不理你是什么案件，谁是谁非。但是，我怎能相信你是冤枉的？现代人根本没有人再肯说真话。”

“黑龙决不说谎——”背后一大汉叫道。

乐山把视线移向那大汉，虽然乐山只是个斯文人，那锐利的眼光却令大汉噤声住口。

“如果我不是冤枉，这条命是你的。”黑龙咬着牙说，“这是保证。”

说完右手一扬，刀光闪过，尖刀已插进大腿，鲜血飞溅而出。他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
乐山眼睛也不眨，扬声叫：“乐水，进来帮忙。”

刚才开门那位又俊美又吊儿郎当的年轻人提着药箱走进来，一言不发熟练地替黑龙止血包扎，还打了针。

“为你好，这是破伤风针。”

乐水笑着退出。三个跟来的大汉看得目瞪口呆，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刚才的一切是否太“电影”？

“他是谁？”黑龙坐下来透一口气。

“我的弟弟。”乐山的视线没离开过黑龙的脸。“现代已没有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你够勇够狠，我相信你是冤枉的。”

“你肯帮我？”黑龙大喜。

“尽力而为。”

“我肯出任何价钱，只要你开口。”黑龙无法抑止自己的激动、兴奋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林乐山律师肯出马，他才能有一条线生机。

“钱价不二，任何人都一样，我不占别人便宜，不趁火打劫。”乐山挥挥手。“留下这案件的有关文件，我再跟你们联络。”

三个大汉扶着黑龙一声不响地离开。乐山没有送行，依然坐在沙发边沉思。

“你不怕他演戏？万一他不是冤枉的呢？”说话的是悄悄走进来的乐水。

乐山胸有成竹地笑，眼中却充满杀气。林乐山、林乐水两兄弟从小在别墅中长大，祖传的别墅原本也住着他们父母，前年父母随姐姐移民天气良好的澳洲，这儿就成了兄弟俩的天下。

乐山，律师，牛津的高才生，辩才一流又风度翩翩

翮，是城中名门闺秀仰慕的对象。但他的性格特别，除了上庭，从不往市区跑，也不跟任何人来往。一张冷漠的漂亮脸孔仿佛目中无人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他爱打抱不平，专接一些没有人肯接、敢接的大案。他接下的案件，无往不利，总是赢的。他是脾气古怪的大律师，又是令女人又恨又爱的男人。

城中一直传他与黑社会有关系，他不分辩也不解释，一副清者自清、我行我素状。他没有朋友，只有弟弟，他是出名的独行侠。

乐水，比他小六岁的弟弟。原本在大学读生物，后转学医，就此“赖”在医学院不肯毕业。他英俊而出色，很自负、很自我，是学校中男女同学眼中的偶像。他只崇拜乐山，他的哥哥。平日吊儿郎当，对什么事都不认真，尤其对女孩子，仿佛从来没有正式爱过任何一个，在舞会中，是最受女生欢迎、男生嫉恨的“游击”英雄，专劫别人的女伴。他游戏人间，十分配合香港目前的末世纪风情。

他好像永无烦恼似的。

* * *

还有十天开庭，乐山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完全沉浸在那些文件之中，废寝忘食。

乐水依然去上学，十年仍然不能毕业当医生，他全然不介意，一副天塌下来当被盖状。他和几个男同学在运动室门边聊天，心不在焉的游目四顾，仿佛有所待。

“等人？”比他小四岁的陈俊杰问。

“等回家。”他目光仍然不能集中。

“有人拉着你吗？”俊杰不以为然。

乐水没出声，眼中光芒突然凝聚，一刹那间又散开。这一聚一散间全被俊杰看在眼里，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只是一个女同学走过而已。

“谁？谁是你的目标？”俊杰叫。

乐水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。

刚才他看见了陆恬儿，那个念英文系二年级的女孩子。看一眼就够了，他告诉自己，有些东西不能多看，看多了破坏形象。

陆恬儿是他见过的女孩子中形象最完美的。他喜欢完美的一切，不能忍受瑕疵，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只是——个性不能改。

“乐水。”有人拍他的肩膀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李智怡也上了同一辆小巴。智怡是他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、好玩伴、好邻居，大学毕业后已做了两年社工，非常开朗、坚强又自我的女孩。

“这么早下班？”看见智怡他是开心的。智怡的旧家已拆掉改建大厦，就在他们的山脚下，智怡的父母是大厦大业主。

“刚在附近探访一个人，这个时间不早不晚，还是回家好。”智怡自然地把手穿过他的臂弯，亲热地挽着他。

“来不来陪我解剖穿山甲？”他微笑。

“整天解剖动物，血腥暴力，”她摇头。“我去你家，不陪你解剖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故意侧头望她，俊美的脸上全是顽皮捣蛋。

“你解剖，我跟乐山哥哥聊天。”

“乐山在闭关，他面对一宗极困难、几乎没希望的案件，他要在死里求生。”

“总有这么多奇案找上他，”智怡抬头望天，一副向往的模样。“乐山哥哥的心态不知怎样？他的思想又是怎样一个世界？”

“不许再讲，我吃醋。”乐水半开玩笑。

“你敢？”智怡做一个凶恶的的表情。从小就对着她的乐水，根本就当她是男孩子、是兄弟姐妹，印象中没有美丑这回事而已。他们相处似情侣又似兄妹，也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过，外人都当他们是一对，包括智怡的父母，他们心里怎么想却没人问过。

“我不解剖也行，你煮晚餐给我吃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她高兴地拍手。“我们下围棋。”

“又下围棋，闷死人。”他捉住她的手。“听话，我们打怪兽。”

“再玩你的电子游戏机真会变白痴，”她大大叹息。“头脑萎缩，四肢发达。”

“侮辱人。”他捉紧她的手。“玩不玩？说。”

“不玩，痛死也不玩。”她极倔强。

“我求你，好不好？”乐水立刻软言相求。她做个胜利的表情，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两小无猜的感情，没有升华也没有突破。自然是因为太平静了，如果稍有一点外来的波澜，也许一切会不同。谁知道呢？

他们打了怪兽机，下了一盘围棋，智怡还十分熟练地做好晚餐。

“乐山，晚餐准备好了。”乐水敲门。

里面没有回答。他耸耸肩径自回饭厅，和智怡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。乐山的一份他们留在桌子上。

第二天早晨上学时，看见乐山已把留下的食物吃光，还清理了碗筷。兄弟俩互相十分了解，不见面不说话也很有默契。

乐水从私家路走下山，看见黑龙和他连玻璃也是黑色的美国大房车驶上来。这黑龙跑得真勤，看来案情必不简单，看来乐山这场许胜不许败的硬仗必然打得惨烈。

他眼前一片血肉横飞的情景。

小巴上碰到小时候的旧邻居。“乐水，你在哪家医院做事？”老先生问。

“还在实习，嗯，实习。”他笑，怡然自得。“我要令自己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会——嗯，开业。”

“自己开诊所啊。”老先生也笑。“你们兄弟真行，

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医生，你父母前世修到。”

乐水也不解释，照单全收。他不想毕业，“赖”在医学院有什么不好呢？他不想面对残酷现实的世界，如果学校肯，他可以再读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。为什么不行呢？人不该做自己想做、而又令自己舒服的事吗？好像乐山，他想上庭打官司却不想挂牌当律师，躲在深山里，不是一样有很多大案件找上门来？乐山才算是成功，是他的偶像。他想学乐山，活得自由自在，做得清爽干净、光明磊落，人能如此，哪会在乎闲人在旁边说什么话呢？

人要为自己活。

他做得也不错。他喜欢“赖”在医学院里混，也没有人干涉他，连乐山也没多一句话。他喜欢在放学时陆恬儿必经之地，每天望她一眼，他做得到。喜欢、欣赏一个女孩子不一定要追，更不必把她变成身边伴侣，他不能因任何原因让身上多一分管束，他要永远自由自在。

他是林乐水。

人家说：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”他是智者，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。

他是逍遥快活的。

* * *

乐山第一次开庭，由双方律师互相陈辞。他很低调地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，就沉默专注在一边听控方律师

的话，一边做笔记。结束后他一马当先地冲出法庭，完全不理睬追在身边的记者群。

“这案件你有多少成胜诉把握？”

“为什么要接这件案？”

“你有办法由死变生吗？”

“黑龙与你是否有特殊交情？”

乐山英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一直冲到停车场，上车离开。

记者们不停用闪光灯替他照相，他漠然不动，直至离开法院好远好远了，他才轻轻地透一口气。

他是人，不是石头，当然感觉到各方压力。但是他喜欢压力，压力越大，他反弹力也越强。他觉得自己像个皮球，不拍它是不会跳动的。

压力令他感受到生命的强劲韧力，给他更强烈“活着”的意识。

他看过所有黑龙送来的有关资料，他相信黑龙是冤枉的，只凭这个信念，要抗辩今天在庭上听见全无瑕疵的控诉，他知道这绝对困难，不可说有什么把握。只是，不能任由冤案存在，他的确是在死中求活，要把黑的变白。这是良心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。

一个在这个时代仍讲良心的男人。

一边开车一边想着刚才控方的话，他无法在其中找出任何破绽。

乐山有个感觉，这根本是为黑龙而设计的陷阱和圈

套，黑龙此时已被套得死死的，否则也不会来求他。他和黑龙素无交情，而且黑龙的确是黑社会的大头目，幕后支持着许多不法的事情。可是他也听许多人说过，黑龙侍母至孝，是黑道里惟一还讲道义的人。这个年代，道义已是过时老土的字眼，会被人嘲讽的。

为了这些，为了冤枉两个字，他接下这宗吃力不讨好、可能一败涂地地案件。

他喜欢挑战自己，挑战令生活更有趣。

绕上私家路，他回到家里。

第一件事他到温室里走一圈，淋花是他惟一的生活调剂。温室和古旧的房子很不相衬，是新增建的，里面种满了各种兰花和一排又一排的郁金香。

少年时看过黑色郁金香的故事，心向往之，所以他也种郁金香，还替它们配种，希望有朝一日能种出真正的黑色郁金香。

然后他回到书房，把各种资料整理好，坐在那儿又开始沉思。

沉思是他的工作方式之一，往往从静思中他得到很多灵感。只有安静，绝对的安静才能令思绪更细密。他严禁任何人在他静思之时打扰他，他可以不眠不休地思索，直到有结果为止。他也不能说绝对的能安静，只要想起——他皱起眉头，用尽全身的力量把那念头压下去。他不要回想，生命中有些过去的事是不能提起的，那和死一次没有分别。他不能想。

他已令自己完全进入工作状态中。

* * *

离开教室的乐水又站在陆恬儿必经之地，又仿佛心不在焉地游目四顾。陆恬儿穿着浅蓝色的衣裙轻巧斯文地走过，他的目光凝聚起来，提高声音问。

“谁想去 happy hour?”

好几个同学附和，俊杰也参加。他是乐水的好朋友，两个人很合得来。

他们到学校不远处一间清雅的酒廊，各人要一杯冷饮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。

“挨完实习，明年我会被派驻医院了。”俊杰说。
“乐水，你有什么打算?”

“医学院再‘赖’不下去，我打算换个系来玩，你说我读什么好?”乐水不认真。

“陆恬儿明年也毕业，你还‘赖’在学校做什么?”俊杰很不以为然。

“她与我有什么关系?我只想做学生，拒绝长大，拒绝面对无情冷酷的社会。”

“真不懂你。你又不是念得不好，往往拿最高分而拒绝升级，真怪。”

“人各有志。”乐水喝一口冷饮。

“总不能读遍学校所有学系。”

“最好有航空系，让我学修飞机、驾飞机，”乐水仍有赤子之心，天真烂漫。“我喜欢把整架飞机拆开再装

黑色太阳 12 好复原。”

“人体解剖还不够玩？”另一个同学说，“这科我看你比所有教授更精更行。”

“人体组织有限，不够大、不够广。”

“那么买一架小型飞机慢慢解体吧。”俊杰笑。他只是随口这么说，乐水却认真起来，眼睛也发光。

“好提议！怎么从来没想过呢？”

“又发疯！我们讲别的。”俊杰挥一挥手，打断乐水的思绪。“你的青梅竹马好朋友呢？她很久没来学校找你了。”

“智怡？她要上班。”

“真是是个出色的女孩子。”俊杰赞赏。“我看她对你专心一致。”

“什么话？我们是好兄妹。”乐水不满。“你别把关系弄复杂了。”

“把她介绍给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如何？”俊杰打蛇随棍上。

“一言为定。周末来我家，我们搞BBQ，我把她叫来。”

“是不是真的？”俊杰兴奋得脸也红了。“你不能后悔。”

“大丈夫一言九鼎。”乐水拍拍他的肩。“俊杰，只要你有本事，我祝福你。”

“看来陆恬儿才是正选。”